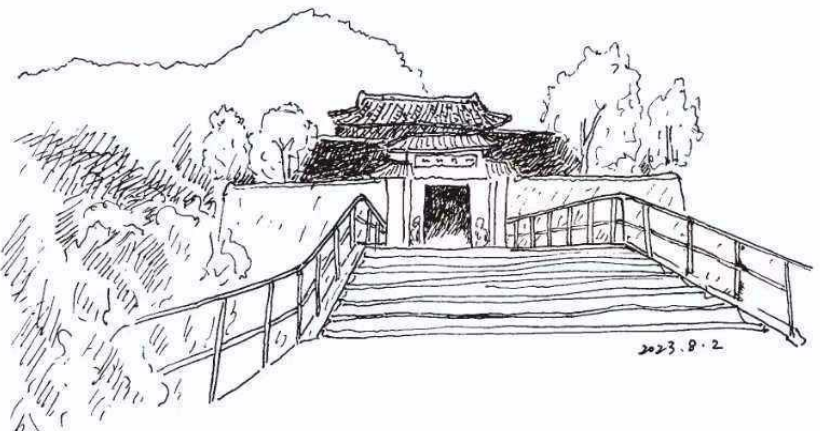


五灵禅寺,青草池塘独听蛙

■林新荣



偶翻明弘治《温州府志》,看到这样一
则记载：五灵瑜伽寺,在来暮乡,唐咸通
建。翼以两桥亭,曰潭风、曰浮丹,景最幽
胜,曹东吠尝读书于此。曹东吠,即诗人
曹邕。那是瑞安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
虽然现在能找到他的诗作才16首,但其
中的《春暮》名闻天下：门外无人问落花,
绿阴冉冉遍天涯。林莺啼到无声处,青
草池塘独听蛙。

明朝时的来暮乡即现在的天井洋(曹
村)一带,那里有个著名的“中华进士第
一村”。

这一日,我正在圣井山上赏杜鹃花,忽
然接到邻居的电话,原来这一天他正在
五灵禅寺喝茶,我不由大吃一惊,这座千
年古寺还在吗?半个小时后,他开车来接
我。

五灵禅寺重建于上世纪80年代,坐
北朝南,因寺临溪流,寺院自造了三座
水泥桥,这与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也是
我所见过的寺院里最独特的一点。为什
么我对它如此惊讶,因为在明万历的《温
州府志》里是这样记载的：五灵瑜伽
院在来暮乡许峰山麓,今废。住持师父
告诉我,民国时五灵禅寺就是远近闻名
的古寺,人来人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被村里征用后,先后办过 蓑衣厂、香
油厂,1961年被拆除。1982年,在原
址上重建。我不知清代和民国的寺院是
怎么样的,但它千年间断断续续,不时
地能从历史的尘烟中冒头,这也许是一
种劫数。

我环顾四周,现在的五灵禅寺有山
门、大雄宝殿、天王殿、观音阁、和
敬楼、客堂等,面积不大,却也被师徒
二人打理得整洁而清雅。

其实历史上在此读书的,远不止曹
邕一个人,而是数代人。住持师父说,
“风冈书塾”就办在寺里。据嘉庆《瑞
安县志》载：“风冈塾,在来暮乡,宋
曹绛建,延师设教,一门登第者二十四
人,叔远、邕、元发,皆为名儒。这短
短的33个字,信息量却异常丰富。一
风冈塾由曹绛创办,二曹氏登第共二
十四人,三曹叔远、曹邕、曹元发这

些瑞安历史上的名仕,皆出自该塾。如
此说来,“风冈塾”在当时是多么的有
名望,以致《府志》都有记载。可以说,
它为曹村曹氏家族的崛起,立下了汗马
功劳。

曹叔远(1159—1234),字器远,宋
绍熙元年进士,历官涪州通判、工部郎
、袁州知府、礼部尚书等,据说他是曹
村的第一位进士。曹元发,字正己,理
宗淳祐四年(1244)进士,后任镇江
知府、两浙转运副使等。

曹邕还曾为五灵禅寺写下一首诗：
尚欠劳生债,重来古寺眠。敲门时应
客,落石夜闻泉。春去少蛱蝶,山深多
杜鹃。细书如案牍,独自坐灯前。劳
生,指的是辛苦劳累的生活。诗里的
“劳生债”,应该指的是诗人少年时
读书于斯,劳累众生所心怀的愧疚。额
联以“敲门”与“落石”写幽静,这
是典型的以动衬静,颈联则进一步突
出它的清幽,尾联写的即自己少年时
的读书生活。细观五灵禅寺,前溪后
山,后山蓊郁,寺门前溪水涌雪翻银
,环寺而去,的确当得上“景最幽胜”
这四个字。

后来,有人告诉我,曹绛的诗《溪上
赏芙蓉》也写于此间,这是完全有可能
的。因曹绛此生一直在乡里办学。据
清代《浙江通志》载：曹绛,字思厚,
瑞安人。筑乡校于风冈,岁延名儒为师
,与人无竞,里称长者。诗云：娇红
腻绿暖生春,步绕清溪锦帐新。花意
不须羞白发,五朝得见太平人。芙蓉,
这

里指的是荷花。锦帐,即锦制的帷帐。
诗的大意是说,被溪水养出的荷花千
媚百娇,众生争相一睹,在风里摇曳的
花,你们可不能笑话我这个赏花老人。
这可是安享五朝的有福之人。诗里巧
妙地以白(白发)衬红(荷花)与绿
(荷叶),末二句可谓神来之笔。

史载,曹绛是位寿考,年九十而终。
如此说来,此诗应是他的晚年之作。

到寺院后,住持师父特开茶席陪我,
茶室筑在二楼。我们聊得非常开心。过
后,他又带我到周边转悠。

我站在桥上望着溪水,史书里所载
的,潭风亭、浮丹亭,会是什么样呢?它
们和廊桥一样吗?但有个疑问是,一般
志书很少能这样详细记载,弘治《温州
府志》作为地方正史,为什么会特意提
到这两座亭子呢?是有什么特别的典故
吗?可惜已无人知晓。

回来后,我撰了一副楹联赠送住持：
池塘犹在,曹公已逐林莺去;书塾尚
传,萤案遥随玉尺存。萤案,语出晋书
的“萤窗雪案”,比喻的是勤学与苦
读。玉尺,玉制的尺,借指选拔人才与
诗文的标准。联的大意是说,传说中的
池塘犹在,但这些曹家的进士已经被历
史的风尘湮没了,好在他们好学的精神
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也不知师父
接受不。

外婆家

陈振清

记得北麂解放时是1955年,我已5
岁了。奶奶早已离开人世,我父亲又回
到海岛。

那段时光,我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过
来的。我曾在幼儿园待过,母亲是其中
的管理人员。幼儿园就在大岙的中心岙
口,是我老家老草房原址,几十米开外
就是港湾。有一次,我不小心摔跤,手
腕肿了起来。外婆知道心疼极了,就把
我接到土地公岙她的家中。其实,外婆
家与我家也不远,只有10多分钟的路
程。

外婆是一个瘦小的老人,总是眯着
眼,喜欢对着我笑。外婆家里人可不少
,光舅舅就5个,吃饭时一大桌。大舅
妈总是第一个打饭让我先吃,自己往往
最后一个吃。长大后我才知道,她是童
养媳,是外婆老家的一个亲戚,很小就
过来了。外婆身体不好,家里大小小
的事,都是她在操劳。那时,家里人
多,经济不宽裕,粮食又很紧张,能够
喝上稀饭就很好了。米饭要让出海的
舅舅们吃,他们要出大力的。家中其
他人大多是吃加了番薯干的稀饭。妈
妈说我是外婆家的宝贝,吃的稀饭也
比别人干。

我最喜欢吃鱼粥,当然这得在特殊
的日子,还要看外公的脸色。到了那
一天,我就看着大舅妈杀鱼,一般都是
外公刚钓来的鱼,往往鱼还在游动。我
特别喜欢吃,岩闪鱼煮的粥。一开锅,
粥里飘浮着一点点的黄色鱼油,一股
鱼香飘来,令人垂涎欲滴。

外公在我心中的印象已经很遥远
了。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
每次他钓鱼回来,就是我最开心的时
候。表哥早就带着我来到港湾码头接
他。其实,算不上码头,只是几块突出
海面的凹凸不平的礁石。当外公从小
船上利索地跳上靠岸的礁石,就扔下
手中的渔具,一把将我擎在空中。真
有点怕,但我很高兴。外公在我眼中
很厉害,他的战利品很惊人,一长串
的鱼,大大小小的,各色各样,有的
还在挣扎,我好奇地用手准备去摸。

有刺!外公用手把我的小手拍开。
想不到他的手也会扎人。后来妈妈告
诉我,渔人的手都是这样,有老厚的茧
子,冬天裂开时,就留下一道道口。也
许,这是大海给他们留下的印记。

外公嗜酒,一回到家顾不上洗刷,就
端起酒碗。大舅妈马上端上几盘下
酒菜,他就开始大口喝酒。我看着外
公的脸开始红了,话也多了,爽朗的
笑声充斥着整个空间。高兴时,他会
摸着我的头,悄悄地塞给我一把虾干。
那美味,那醉态,那笑声,是我童年
最美好的记忆。

儿时记忆中,我最喜欢和小伙伴到
加工场寻找鱼珠。那时,渔业流行敲
罟捕捞。大黄鱼的产量十分吓人,有
时大量地堆积在码头上,足足有上百
米,金灿灿的颜色远远望去发出一片
金色的光芒。岛上的男人、妇女都
特别兴奋,也特别累。壮劳力上船去
了,年老体弱的留在家搞后勤。妇女
们也没有闲着,她们要把分来的黄鱼
加工,剖鱼、腌制,天气一放晴,还
要抢着晒。有时家里刚刚忙完,还
要赶早去水产公司打工,尽管一天
赚不到几毛钱,可在她们眼中是额外
的收入。这时,我总是跟着母亲到加
工场凑热闹。我们几个小毛孩,就
看着她们剖鱼、腌制,从腌制时留下
的盐中寻找着遗漏的一粒粒鱼珠。这
些鱼珠就是鱼的耳石,雪白雪白的,
挺招人喜爱,我们就大把大把地带回
家,与儿时的同伴玩个痛快。

后来,我离开海岛到瑞安城关读书,
偶尔也跟着母亲去看外婆。外公已
经过世,舅舅们都已成家,那种围着
一张大桌站着吃饭的场景已成为历
史。我再也吃不上那喷香喷香的鱼
粥了,心中留下的只有回味。最令我
心酸的是外婆的眼睛已经很差了,
分辨不清手中的东西,她只是轻轻
地摸着我的头,喃喃自语：又长高
了。

现在,外婆早已过世,家人都已走
出海岛,但那些童年趣事永远留在
我的心中,让我思念。

彼岸之树

■谢钦巨



日暮时分,我来到一个僻远山村,
仿佛走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
1200岁的苦楮,面对她,你会想什
么?

她依然站在向阳陡坡上,这个夏
天已秘密结上成串果实。翠绿的
树冠里有个鸟巢,她把自己变成两
棵树,相互依靠。她已苍老了吗?

夜色里,虫鸣声起伏,花草竹木
静静倾听。风在下方废弃的老屋
里,与沉默的石墙坐在一起。回
想白天出现的那只青鸟,这是她
真实的世界。

她开裂的肌肉涂了桐油,桐油下
方有朵硕大的白褐色菌菇。上方
有张证书,证明她已活1200多年。
看着证书,照了照月光之镜,一个
美少女的微笑。但她不会返回青
春,她已收获知识和智慧,许多确
定和宽恕。

好奇我带来什么消息,一些小虫
从她的世界向我爬来。一夜无心
睡眠,希望在明天黎明时,我再次
来到她身边,发现她正像云朵在升
腾。我在想她的果实是否苦涩,是
否成为另一种妙药。

我们和“亚洲雄风”

■叶蓓蓓



当孙楠深情演唱《同爱同在》,当歌
声点燃澎湃的激情,当每个音符传递
着奋斗的力量,我的记忆之舟似乎飘
到了1990年。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
洲,河像热血流。亚洲雄风震天吼,
那首《亚洲雄风》收录在我的记忆碟
片里,似乎不曾走远。它仿佛一部时
光机,记录了我们这批70尾的集体青
春记忆。

上世纪90年代,电视机已普及开
来,每晚七点整,熟悉的《新闻联播》
开始曲便从每家每户飘出。它像一个
神秘的匣子,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
的窗口。那年,北京亚运会是热门话
题。十来岁的小孩对时事政治不感兴
趣,迷恋上的是那首《亚洲雄风》。
大街小巷传唱着,歌词点燃的激情,
旋律跃动的激昂,像一股不知名的力
量,将胸腔胀得鼓鼓的。当这份情绪
无处宣泄时,便扯着嗓子,一遍遍嘶
声高吼着,我们亚洲,亚洲雄风震天
吼,连脖子都喊粗了,父母的一阵阵
哄笑在后面追着,你们真是一群疯
丫头。

1990年的夏,五年级的我们,迎
来了小学时期最后一个“六一”儿
童节。我们五(2)班要跳一支《亚
洲雄风舞》!这消息像一只吉祥鸟,
飞进了我的小世界,天地瞬间一片
明媚。黄老师已经在选队员了,

听说昨晚已经开始排练了,如同被
一盆水从头顶浇下,淋了湿漉漉的一
身。这么快?也是,我一向后知后觉。
还没最后定吧,我们晚上也去看一
看。我的内心重燃起了希望的小火
苗,被动颓丧的我有此一番“推
力”,意外地加入了亚洲雄风舞蹈
队,虽然仅是作为候补队员。每每排
练,当《亚洲雄风》响起时,我的浑
身仿佛被注入了力量,心中的信念更
笃定了,我要努力把“替补”抹去!
或许是我的这份执着感动到了老师,
最终,候补转正,我的人生舞台上,
所谓的第一次“竞技”,居然成功
了。后来听说被淘汰的同学落寞了好
一段时间,我既表同情,又暗自庆幸。
这选角的竞争程度不亚于如今的女
团选拔,可见《亚洲雄风》的魅力不
浅。

十人组成的亚洲雄风队,成为风靡

当时的校园风景线。一身白色纱裙
装,手持折扇,扇面或是喜鹊报春,
或是八骏奔腾,无不透着喜气、昂扬
与力量。扎个丸子头,夹上玫红大
绸花,眉间点一颗美人痣。依现代
的审美观,土里土气,当时却是自信
爆棚,宛若仙子下凡。跳完《亚洲
雄风》,我们就小学毕业了,步入崭
新的初中时代,搬到崭新的校区,似
乎告别了撒欢稚嫩的过往。但《亚
洲雄风》队依然留有仪式感,约个
时间统一穿上白纱裙,牵着手走上一
段时光,纪念那段特殊的记忆。

运动上无一技之长,但自从跳了《亚
洲雄风》后,运动开始有意识地加入
生活。在师范选修科目时,毅然决然
地勾选了“体育”。每一届的校运
动会,虽是陪跑队员,既没得名次,也
没获奖牌,却享受其间,感受着运动
带来的激情与活力。如今,运动已上
瘾,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跑步、
瑜伽、爬山、打球,它们改变着我
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改善着我的体
质,在与时间抗衡的路上,努力保持
工作的精力充沛。1990年我们的
《亚洲雄风》,一直影响至今,运动
的魅力有增无减,使我始终保持着对
运动的激情,对生活的极致热爱。

从《亚洲雄风》,到《同爱同在》,
运动与爱,会让生命不息。

不轻信可疑电话、短信， 谨慎给陌生人汇款。 认准银行官方客服电话。



农业银行客服电话：**95599**
办理短信动账通知，实时关注账户变动。